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34/87  
S/13082

14 February 197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四年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如蒙将此信作为大会“塞浦路斯问题”项目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甚为感激。

常驻代表

大使

奥尔汉·埃拉普(签名)

附 件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阁下的信件原本。

如蒙将此信作为大会“塞浦路斯问题”项目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甚为感激。

代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

附 录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

给秘书长的信

我愿提请阁下注意塞浦路斯希族领袖斯派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的一次讲话；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已故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命名日那一天，他在尼科西亚希族区埃莱夫塞里亚广场上向希族塞人群众的演讲。

演讲之后，他即带领进行所谓“爱的游行”，纪念已故大主教。据报，基普里亚努先生提到一个“真正和乐的塞浦路斯”，是马卡里斯奥“从独立日起直到政变之前所致力建立的”。政变后，按他的话说，“接着便发生入侵事件”。

这里，我要最强烈地声明，塞浦路斯土族人对于基普里亚努先生发表的侮辱性的、沙文主义的、挑衅的言论，感到极端愤怒；这种言论是彻底地、蓄意地漠视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存在，更不用说土族人在共和国中的平等参与权了。即使对塞浦路斯问题最不知情的人，到如今也会了解到，基普里亚努先生演讲中提到的那些年月，在问题存在的漫长历史上，正是土族塞人的权利遭到最明目张胆的剥夺、侵犯和漠视的日子，土族塞人由于反抗“希塞统一”而遭到希族塞人凶恶的惩罚。

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希腊向土族人发动猛攻以来，全塞浦路斯有103个土族村庄全毁或部分被毁，大约有三万土族塞人成为难民。这些人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七四年的十一年中，一直过着流亡生活。<sup>1</sup>

---

<sup>1</sup> 参看《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五、六月份补编》，S/5764号文件，第93段；同上，《一九六四年七、八、九月份补编》，S/5950号文件，第190段；同上，《一九六四年，十、十一、十二月份补编》，S/6102号文件，第51段；同上，《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十、十一、十二月

两百一十二个土族塞人，有的是在街上，有的在办公处所，有的甚至是从医院中，被希族塞人的所谓“安全部队”抓走，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也指出了在那段期间内共有212个土族塞人失踪。<sup>2</sup> 这些人直到今天仍然下落不明。

在圣瓦西利奥斯村，他们用集体屠杀的方式杀害土族人；他们杀了13个土族塞人，不分妇孺老幼，然后埋在一个大坑里。这件事外国报纸也有报道（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每日电讯报》的新闻报道）。

在尼科西亚郊区的奥莫尔菲塔，约有九百个土族塞人于一九六三年圣诞节那天被劫持，用作活的“人墙”，来进攻库姆撒——尼科西亚近郊土族塞人居住的一个地区。结果这个地区被抢掠一空，当地居民遭到残酷杀害。关于进攻库姆撒区的事件，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费加罗报》记者作了如下报道：“我看到在澡盆中躺着一个母亲和三个幼年子女的尸体——他们被害，仅仅因为孩子们的父亲是个土耳其军官……”

土族塞人的一切公民权利都在尖刀下被剥夺了，法院也不存在了。土族人被称作“反叛分子”，因而每一个武装的希族塞人都“有权”追捕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生猛攻之后的一个月内，总有几百个土族塞人被杀害或成为伤残。他们围困住岛上的土族人住区，想要活活饿死那些居民，这样土族塞人就不能再反抗“海仓人”的政治意愿了。

---

(续)<sup>1</sup> 份补编》，S/7001号文件，第161和162段；同上，《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十一、十二月份补编》，S/8286号文件，第126段；同上，《第二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十、十一、十二月份补编》，S/10842号文件，第48段；同上，《第二十八年，一九七三年四、五、六月份补编》，S/10940号文件，第567段。

<sup>2</sup> 同上，《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一、二、三月份补编》，S/6228号文件，第117段；同上，《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四、五、六月份补编》，S/7350号文件，第76段。

联合国驻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部队当时尽管有七千人之多，但是希族塞人还是间歇不付攻击岛上各地土族塞人的住区，直到一九六八年为止。一九六七年进攻科菲努和圣西奥多罗斯的土族塞人村庄时，五、六小时内，就有二十九名土族塞人惨遭杀害。

从行政方面来讲，一九六三年武装攻击开始的同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土族塞人就被排除在两族政府的机构之外。从此以后，土族塞人就丧失了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连塞浦路斯共和国每年预算中拨给土族塞人的子女教育费及其他规定给予土族塞人的一切经费都被扣发。一百零三个村庄的学校、清真寺和圣地遭受劫掠和破坏。

这就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和乐的塞浦路斯”的真相，基普里亚努先生描写得根本不切实！

在这一段愁云惨雾的岁月里，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包括基普里亚努先生，还公开宣布希塞统一是他们的目标。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完全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我现在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可以把希族塞人领导人的希塞统一目标，点得一清二楚：

“我们再次宣布，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巴台农神庙。不论遭迂什么障碍，我们都要实现这个目标。”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耶罗斯基沃斯村的演讲摘录）

“为了使伟大的塞浦路斯岛同希腊合而为一，希族塞人和整个希腊民族都在奋斗。民族万岁，国王万岁，军队万岁，希塞统一万岁。”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对希腊大陆来的军队的讲话摘录）

“塞浦路斯的奋斗就是整个希腊文化的奋斗。 奋斗要成功的另一先决条件，就是希腊同塞浦路斯完全合而为一。”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斯派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希腊独立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摘录)

在提到塞浦路斯岛上凭空虚构的“和乐岁月”时，基普里亚努先生显然要说，希族塞人的和乐就等于整个塞浦路斯的和乐，根本无视土族塞人在岛上的存在，也无视希族塞人悍然侵犯了土族塞人的权利。 在此，我不需说而大家都知道，这种态度体现了沙文主义和自私自利，这样歪曲事实真是无耻之尤。

基普里亚努先生这么一笔抹煞他的土族塞人邻居在一九六三至一九七四年期间的苦难，实在太欠缺基督徒的精神了！ 他认为把希族塞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并没有错，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 至于他看不到这就造成了他们人为的不道德的快乐的终于破灭，也只好怪他太不聪明了！

我要提醒基普里亚努先生，对过去的事实加以歪曲，并且还明显地想要死灰复燃，既不实际，也表示欠缺谋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诚意。 因此，我吁请他屏弃他这种敌意的、不实际的和顽固的态度，放明智一点，这样塞浦路斯，土族人和希族人都在内，才能真正地一致获得和乐。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国总统  
腊乌夫·登克塔什(签名)